

散文公社
江西卷

秋以为期



我不知道感动自己和为自己而感动是不是作家的一种特质，但我知道有些感动最初是很模糊的、浅浅的，而一旦行诸文字，它就会变得很细微、很丰盈。这个过程真的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按摩，此乐何似！

夏磊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公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秋以为期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以为期/夏磊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4
ISBN 978-7-5306-5192-6

I. 秋… II. 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 第05020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6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64 千字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6.00元

快乐和幸福的坚持

【《秋以为期》序】

陈世旭

认识夏磊是在省地矿局召开的一次与文学有关的会上。之前，我读到他从邮局寄给我的散文集《一路书香》，很为他质朴、温情、有思考并且有底蕴的文字所吸引。见到他，我的第一感觉是：果然文如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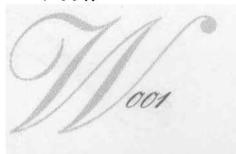
夏磊是1968年生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在地矿系统工作了十八年，现在是江西省地矿系统最年轻的大队党委书记，同时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土资源作协会员。

这便是夏磊出众的地方：带着自己的团队在全国各地找矿，勘察，测绘，治理地灾，基础施工的同时，读书，思考，并付诸文字写作。2004年他出版了散文集《一路书香》并以该书获第三届“中华宝石文学奖”。近两年，又陆续有十余万字散文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并入选多个选本。

像对自然的探求一样，夏磊的散文创作有着明确的追求。

他“知道自然的伟大，知道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他“充满豪情，也很善感”，他“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借工作之便到处走到处看”。

“这几年，我开心地在做一件事，走路和读书。我知道，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没有办法延长生命的时间，却可以拓宽生命的空间，增加生命的内容，而这些正是可以用读书和走路



来完成的。我要让心灵跟着自己的脚步，从一个远方走向另一个远方；让心灵随着自己的眼睛，从一个千年掠过又一个千年；让心灵融进自己的泪水，为每一个值得感动的东西去放肆地感动。我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并且珍藏在了灵魂深处，它将和我的人生一起走向永恒。”

他“无心研究什么，因此看的书也很杂，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传奇的，什么都有。读着读着，人就变得善感”。

“有时候，合上书本，看着窗外贫瘠的土地或如织的雨帘，心里就不禁涌起些许凄凉，就会想起许多远去的日子，以及这些日子里的人和事，徘徊在江南的雨巷、夜宿在山中的小镇，读着先人留下的诗文，感受着岁月留下的醇香，无数的感慨有时竟让人难以自抑，于是我就想，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这些感动无疑是对心灵的滋补，是对灵魂的升华，是生活的一个恩赐，是一份永不贬值的财富。尽管有些感动难以名状，但我仍然很珍惜。

“我相信每次写作都是灵感的闪现……一旦捕捉到了灵感，内心的幸福真是难以向外人道。我不知道感动自己和为自己而感动是不是作家的一种特质，但我知道，有些感动最初是很模糊的、浅浅的，而一旦行诸文字，它就会变得很细微、很丰富，这个过程真的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抚摸。因为我是业余写作，所以我更自由，我会让心灵插上翅膀，自在地翱翔。”

“勤于学习和思考可以使人变得更善解人意，也会变得更善良”，它锻造了夏磊的文化修养和做人的品格，提升了他的工作能力和处事的想象力：

“我可以很自然地走进我的同事的内心世界，和他或者他们一起欢乐，一起苦恼。人性化的管理和人性化的处事，其实



就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而支撑这种人性的就是文化……我愿意和我的同行们一起分享这一点收获。读书和写作可以使人更睿智更细腻，可以使人不知不觉中在一个更高的更人文的平台上做人和做事……会目不转睛地关注他人的命运，包括在实际工作中更深切地去了解和对待困难职工的疾苦，可以敏感地发现身边人身上的闪光点，并同他一起兴奋不已。”

“我其实原来也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写呢，又看不到什么名和利。慢慢地我开始觉得，每一次的动笔都是一个梳理思想的过程……很快我发现，我开始比一般人善于思考，思路也更清晰。写作直接使我在工作中受益。”

夏磊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他关注历史、文化、自然，并将自己的情感深深地融入其中。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将出版他的散文新著《秋以为期》，他让我说几句话，我想，这样一个对自己人生追求的把握如此清晰的人，别人的任何描绘都不会比他本人的表达更恰当，所以我用大量的篇幅摘录了他自己的话。除了因为认同，更多的是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同行，这些话也使我深受其益。

“只要自己能够激情洋溢地拥抱生活，满腔热情地投身工作，心态平和地记录平凡的日子里的精彩瞬间，我相信就一定能做一个成功的和快乐的业余作家。如果快乐和幸福也需要坚持的话，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的。”

我相信，并且衷心地为之祝福。



目录

【卷一】 墓味	
月碎沱江	003
岁月秦淮	012
画船听雨眠	020
桥边红药	023
寂寞的书院	031
隔岸的炊烟	040
江南水镇	044
沧浪浮生	052
匡庐晚钟	060
三清问道	069



- 沈园春雪 076
天街小雨 082
让心去流浪 088
小住嘉兴 096
夜饮富春江 102

【卷二】 心香

- 秋以为期 113
柔软的寂寞 118
对酒当歌 125
那时芦叶香 130
寒风里有盆泛白的海棠 133
红叶风筝 138
荒山问禅 144
独在旅途 151
露天电影 157
梦里书屋 163
雨季随想 169
月色如昨 174
清明时节 178



花事如梦了无痕	182
乡忆如丝	188
故乡的雪	198
杜鹃花季	202
孩子,你十岁了	218
《一路书香》自序	224
感动生活	228
【在首届国土资源文学论坛上的发言】(代后记)	



【卷一】墨味

→ 月碎沱江

—

一场暮春时节的雨早不下晚不下，却偏偏在我们将离开凤凰的时候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使得本来就浮在心里的一丝感伤更加地挥之不去。

雨是在清晨的时候下的，滴答滴答的雨声早已把我唤醒，我没有随即起来看雨中的小城，却努力地在迷迷糊糊里一点一点拼接昨夜的残梦，寻找凤凰留给我的和我在凤凰感受到的一些别样的东西。可是，我的梦里没有出现沈从文先生清瘦的身影，也没有浮现湘西如画的风景，以及翠翠姑娘俊朗的笑靥，却依稀闪烁着昨夜沱江里满江的河灯和轻波里散碎的月影。

是的，也许我真的还没有走近湘西，也许我从一开始就错带了那点伤感的情绪，也许沈从文的笔端流淌出来的从来就只有爱，我不甘心就这么匆匆地来去没有感觉。那么，我是该带着预定的情怀去寻找那远去的爱，还是该带着爱去走进沈先生博大的情怀呢。

初到凤凰的时候，作协的黄世英主席就给我布置了写篇散文的作业，他说这里一定有能够打动你的地方。坦率地说，我



的确有感慨，有领悟，有追思，甚至还有叹息，然而当所有这些纷乱地交织在一起时，我好几次拿起了笔又无奈地搁下。该从何处落笔呢。我知道没有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不出沈从文这位一代文豪，而没有沈从文，湘西怕也只能长久地悄无声息地美丽着。还有，翠翠在哪里，我能寻访到吗，我能把笔尖轻轻地落在翠翠的渡口去探究远方的人到底有没有回来吗。世上的民族和地方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而声名远播，而眼前这个地方却很少见，它因为一个并不曲折的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一位故事中的淳朴的女孩而让无数人踏歌寻翠，歔歔不已。

面对这一切，我分不清谁轻谁重，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沈先生、翠翠、凤凰、湘西，他们是那么浑然天成，我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二

夜幕里的沱江是安静的，却也在不息地流淌着。倒影在水中的半轮明月，正被水面的波纹分成许多小块，闪烁着，荡漾着，缓缓地移动着。“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在另一个叫酉水的河里，月亮该也一样像一群金色的精灵吧，那水边叫茶峒的街市不知会不会还和昔日一样宁静。

茶峒就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我试着向凤凰的人打听，他们告诉我，茶峒离这里不远，是个镇，比凤凰小许多，也破旧许多。我没有接着问下去，没有问他们知不知道翠翠，我相信他们会肯定地回答我，但我想问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就像打听老家的一个故人一样。听说在茶峒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翠翠

的雕像，是一副沉思的模样，后面还有那只大黄狗。我无法想象雕像的动作和表情，其实也不愿去设想。忽然似乎明白了，翠翠应该是没有固定形象的，她就应该像倒影在水中的月亮一样，以不同的姿态、不同的美丽留在不同人的想象里，时间越久远，就越朦胧。

我可以承受沈先生的离去，我可以在凤凰的老街上，或在我的书桌前深切地缅怀他。但是，我不愿接受翠翠的不存在，我相信她曾经就生活在这一带，我知道因为她的存在，这里后来就有了许多叫翠翠的女子，凤凰就出现了许多叫翠翠的店铺客栈。在街边上，我随手翻开一本书，书中有两句诗一下撞进了我的眼帘。“渡口一条乌篷船，仿佛梦境泪湿衫。”茶峒，你真的就在这沱江的上游吗；翠翠，你真的只能留在人们的梦境里吗。

茶峒的交通不便我是后来知道的，茶峒、凤凰乃至湘西自古以来就十分闭塞。在凌宇先生著的《沈从文传》中对二十世纪初的湘西有一段较详细的描述：“一连几个小时在不见人烟的深山里走，你便有机会领会什么叫天籁地籁，寂寞会阻塞你的嗓子，让你心里发慌。路旁忽然一座烧毁的屋，一具开始腐烂的尸体，一丛红得凄惨的山莓。天黑前遇到一家客店，你得赶紧住下，再下去又是十几里没有人家。第二天再上路时，雨后松湿的泥路上，留有老虎路过时的巨大脚印。如果运气不好，即使是大白天，也会碰到强人拦路抢劫。”这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苗蛮匪区”的湘西，凤凰的行政设置是在康熙年间，正式称凤凰县则是在民国二年。凤凰是沈从文的出生地，在《湘西》一书的题记中，沈从文写道：“当我拿起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



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集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因此这本书的最好读者，也许应当是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个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这样看来，沈从文对湘西的爱是不止于寻常风物的。

我终于没能去茶峒，我和许多游人一样，就把凤凰当成了沈先生笔下的茶峒了，好在据说明除了规模不同，风土民情是基本差不多的，更何况凤凰还有沈先生的故居和墓地。这是不能不去瞻仰的。

三

凤凰的一切似乎都与沈从文有关，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出了它独特的风情。在这里，人们触摸不到太久远的历史，却可以感受到小城的变迁。城墙是老的但并不古老，吊脚楼是不断翻修了的，“溪桥夜月”也早已被“虹桥烟雨”替代了。沱江水不息地流淌，它早已洗去了边城的匪气，带走了旧日的人喊马嘶。划船的不再是江西的商人，尽管他们会称自己是江西商人的后裔。

逝者如斯，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经受时光的考验，没有什么能抗拒流水的冲刷。人们可以无休止地修复一些历史遗迹，但是却无法恢复其内在的精神。有时我想，我们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地去重现呢，让我们一起和它们随着岁月往前走，顺着流水往前淌，岂不更好。我们为什么不愿还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进步的足迹呢。“日月交替，因之产生历史。”面对大半个世纪前沈从文说的这句话，我们真的应该汗颜。

吊脚楼上伸出来的笑脸还是一样的亲切，但却不是呼唤水手客商的。窗台上的灯笼还是高高地挂着，却都亮得耀眼，那种迷离，那种暧昧已无从找寻，谁还能读懂那倒影在水中的灯语呢。

然而有些东西是仍然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变，那就是沈先生笔下的湘西淳朴的民风。沈先生在写《边城》的时候，其实是在怀旧。那么，我们今天来凤凰，则是更深的怀旧了。怀旧并不颓废，我们是在和先生一起呼唤那些曾经驻留在我心里的，弥漫在我们周围的美好纯洁的东西。

在凤凰虹桥桥头的街市上，有一些年老的妇女在卖着银饰。她们并不太说话，她们更多地是默默摆弄自己的货物，她们爱这些东西，她们是想客人们也像她们自己一样爱上这些东西。有一会儿我想，离开了这灯影迷离的街市，她们要走一段漆黑的山路，然后来到一个渡口，就可以看到对岸自家的灯光了。据说在凤凰买这些小物件可以随性地还价，也可以完全不用讲价。杀价并不会招来怨恨，不讲价也不会挨宰吃亏。这就是湘西人，以及他们的淡定。他们并不悠闲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仔细把玩自己的东西，他们不会对外乡人显出特别的殷勤，也不会流露出冷漠。他们的言语不多似乎是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寻常的过客。

在沈从文的《边城》里，老艄公在集上买肉颇为有趣，他怕别人不要钱，拿起肉就走，扔下钱就跑，不需称量。的确，秤可以称出物品的斤两，却如何能称出和谐的乡情呢。在沈从文的作品里，门口挂着灯笼的女子，会为她钟情的汉子日夜守候。在女人悠长的梦里，她看到船来了，灯影一散，正是自己的男人，女人便疯了似的冲过去。“整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浸透，见寒



作暖，忘了一切。”沈先生没告诉我们这些女子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分明能感到一种爱的存在。这爱也是无法称量的。他们在第一次就称量过了，觉得值，他们就认了，这个女人就觉得她值得用一生等那个男人。这一生一世的爱什么秤能称出它的分量呢。

那晚，或许天上也有半轮月亮，年轻的沈从文在下船时，听到一个人唱《十想曲》，曲调卑陋声音却清圆悦耳，他知道那是由谁口中唱出且为谁唱的，他在河边寒风中痴了很久。

四

在沈从文笔下多次描写了湘西的月色。“月色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的雾。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丽了。”沈从文当然知道，这世界每天都在变，湘西也会跟着变，但他同时知道，不变的或许只有这永恒的故乡的明月。即使他看到今夜江中的碎月，他也一定会认为，这样的月亮正可以洒满一条江。这是我的臆想，根据就是沈从文对湘西的生死眷恋。沈从文在离开湘西后直到去世没能再回故乡，正是这种眷恋，使得故乡在他的心目中越来越完美，因此，他选择了魂归故里。

是的，我们该带着敬仰的心情来缅怀沈从文先生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个典型而独特的存在，从他青年时离开湘西直到去世这段时间来看，他是寂寞和孤独的。他在湘西生活了二十二年，却一生都把自己称为“乡下人”，这个称呼一方面说明了他对故乡的挚爱和深情，另一方面又明显地流露出他对人生的无奈和对社会的深深的失望。